

曾國藩全集

啓功題



卷十六
挺經一

◎清 曾國藩 著

曾國藩全集

卷十六 挺經一・陽經

北京出版社

目錄

卷十六 挺經一

陽經

第一篇	礪志	二二五五
第二篇	家範	二二八三
第三篇	明強	二三一六
第四篇	英才	二三三二
第五篇	勤敬	二三三六
第六篇	稟實	二三六三
第七篇	竣法	二三七一
第八篇	外王	二三七九
第九篇	荷道	二三九三

卷十七 挺經二

陰經

第一篇	內聖	二四〇一
第二篇	堅忍	二四二九
第三篇	剛柔	二四三一
第四篇	廉矩	二四四三
第五篇	詭道	二四四九
第六篇	久戰	二四七七
第七篇	忠凝	二五〇四
第八篇	藏鋒	二五二二
第九篇	盈虛	二五四六

卷十八 挺經三

處世金針

第一篇 爲官……………二五五一

第二篇 治兵……………二五七一

第三篇 處世……………二五九一

第四篇 治學……………二六一一

第五篇 修身……………二六三四

第六篇 齊家……………二六五六

第七篇 理財……………二六七四

曾國藩全集

卷十六

目録

二二五四

曾國藩全集 卷十六 挺經一·陽經

第一篇 礪志

悲天命而憫人窮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與之量，有內聖外王之業，而後不忝於父母之生，不愧爲天地之完人。故其爲憂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爲憂也，以德不修學不講爲憂也。是故頑民梗化則憂之，蠻夷猾夏則憂之，小人在位賢才否閉則憂之，匹夫匹婦不被己澤則憂之，所謂悲天命而憫人窮，此君子之所憂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饑飽，世俗之榮辱得失、貴賤毀譽，君子固不暇憂及此也。

居官莅民 整躬率物

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內事也。若讀書不能體貼到身上去，謂此三項與我身了不相涉，則讀書何用？雖使能文能詩，博雅自詡，亦只算得識字之牧豬奴耳！豈能謂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朝廷以制藝取士，亦謂其能代聖賢立言，必能明聖賢之理，行聖賢之行，可以居官莅民、整躬率物也。若以明德、新民爲分外事，則雖能文能詩，而於修己治人之道實茫然不講，朝廷用此等人做官，與用牧豬奴做官何以異哉？

持之以恒

累月奔馳酬應，猶能不失常課，當可日進無已。人生惟有常是第一美德。余早年於作字一道，亦嘗苦息力索，終無所成。近日朝朝摹寫，久不間斷，遂覺月而歲不同。可見年無分老少，事無分難易，但行之有恒，自如種樹畜養，日見其大而不覺耳。進之以猛，持之以恒，不過一二年，精進而不覺。言語遲鈍，舉止端重，則德進矣。作文有崢嶸雄快之氣，則業進矣。

有志者事竟成

人苟能自立志，則聖賢豪杰何事不可爲？何必藉助於人！『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爲孔孟，則日夜孜孜，惟孔孟之是學，人誰得而御我哉？若自己不立志，則雖日與堯舜禹湯同住，亦彼自彼，我自我矣，何與干我哉！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譬如人欲之京師，一步不動而長吁短歎，但曰京師之遠，豈我所能到乎？則旁觀者必笑之矣。吾願吾弟步步前行，日日不止，自有到期，不必計算遠近而徒長吁短歎也。

心有二用，則必不能有成

與胡中丞商江南軍事，胡言凡事皆須精神貫注，心有二用，則必不能有成。余亦言軍事不日進則日退，二人互許爲知言。

以靜制動

凡沉疴在身，而人力可以自爲主持者，約有二端：一曰以志帥氣，一曰以靜制動。人之疲憊不振，由於氣弱。而志之強者，氣亦爲稍變。如貪早睡，則強起以興之；無聊賴，則端坐以凝之；此以志帥氣之說也。久病虛怯，則時時有一畏死之見，憧擾於胸中，即夢魂亦不甚安恬，須將生前之名，身後之事，與一切妄念，掃除淨盡，自然有一種恬淡意味，而寂定之餘，真陽自生，此以靜制動之法也。

耳不兩聽，目不兩視

書雖不可不看，弟此時以營務爲重，則不宜常看書。凡人爲一事，以專而精，以紛而散。荀子稱耳不兩聽而聰，目不兩視而明；莊子稱用志不紛，乃凝於神，皆至言也。

凡事皆貴專

凡事皆貴專。求師不專，則受益也不入；求友不專，則博愛而不親。心有所專

宗，而博觀他途以擴其識，亦無不可。無所專宗，而見異思遷，此眩彼奪，則大不可。

人貴有志

接澤兒八月十八日稟，具悉。擇期九月二十日還湘，十月二十四日四女喜事，諸務想辦妥矣。凡衣服首飾百物，只可照大女二女三女之例，不可再加。紀鴻於十日送母之後，即可束裝來營，自坐一轎，行李用小車，從人或車或馬皆可，請沅叔派人送至羅山，余派人迎至羅山。

淮勇不足恃，余亦久聞此言，然物論悠悠，何足深信。所貴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省三、琴軒均屬有志之士，未可厚非。申夫好作識微之論，而實不能平心細察。余所見將才傑出者極少，但有志氣，即可予以美名而獎成之。

余病雖已愈，而難於用心。擬於十二日續假一月，十月大奏請開缺，但須沅弟無非常之舉，吾乃可徐行吾志耳。否則別有波折，又須虛與委蛇也。

勿因失敗而自餒

十八之敗，杏南表弟陣亡，營官亡者亦多，計親族鄰里中或及於難，弟日內心緒之憂惱萬難自解。然事已如此，只好硬心狠腸，付之不問，而一意料理軍務。補救一分，

即算一分。弟已立大功於前，即使屢挫，識者猶當恕之。比之吾在岳州、靖港敗後棲身高峰寺，胡文忠在芈山敗後舟居六溪口氣象，猶當略勝。高峰寺、六溪口尚可再振，而弟今不求再振乎？

此時須將劾官相之案、聖眷之隆替、言路之彈劾一概不管。袁了凡所謂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人後種種譬如今日生，另起爐竈，重開世界，安知此兩番之大敗，非天之磨煉英雄，使弟大有長進乎？諺云喫一塹長一智，吾生平長進全在受挫受辱之時。務須咬牙礪志，蓄其氣而長其智，切不可茶然自餒也。

小挫折置之度外，但有恒必有成就

洪弟考試不利，區區得失，無足介懷。補發之案有名，不去復試，甚爲得體。今年院試若能得意，固爲大幸；即使不遽獲售，去年家中既隽一人，則今歲小挫，亦盈虛自然之理，不必抑鬱。植弟書法甚佳，然向例未經過歲考者不合選拔，弟若去考拔，則同人必指而目之。及其不得，人不以爲不合例而失，且以爲寫作不佳而黜。吾明知其不合例，何必受人一番指目乎？弟書問我去考與否，吾意以科考正場爲斷。若正場能取一等補廩，則考拔之時，已是廩生入場矣；若不能補廩，則附生考拔，殊可不必，徒招

人妒忌也。

我縣新官加賦我家，不必答言，任他加多少，我家依而行之。如有告官者，我家不必入場。凡大員之家，無半字涉公庭，乃爲得體。爲民除害之說，爲所轄之屬言之，非謂去本地方官也。

紀樑讀書，每日百二十字，與澤兒正是一樣，只要有恒，不必貪多。澄弟雖不讀書，亦須常看《五種遺規》及《呻吟語》。來書想發財捐官云云，猶是浮躁氣習。洗盡浮華，樸實諳練，上承祖父，下型子弟，吾於澄實有厚望焉。

練字須下苦功，不可求速效

爾學柳帖《琅邪碑》，效其骨力，則失其結構，有其開張，則無其皖博。古帖本不易學，然爾學之尚不過旬日，焉能衆美畢備，收效如此神速？

余昔學顏柳帖，臨摹動輒數百紙，猶且一無所似。余四十以前在京所作之字，骨力間架皆無可觀，余自愧而自惡之。四十八歲以後，習李北海《嶽麓寺碑》，略有進境。然業歷八年之久，臨摹已過千紙。今爾有功未滿一月，遂欲遽躋神妙耶？余於凡事皆用困知勉行工夫，爾不可求名太驟，求效太捷也。以後每日習柳字百個，單日以生紙

臨之，雙日以油紙摹之。臨帖宜徐，摹帖宜疾，專學其開張處。數月之後，手愈拙，字愈醜，意興愈低，所謂困也。困時切莫間斷，熬過此關，便可少進。再進再困，再熬再奮，自有亨通精進之日。不特習字，凡事皆有極困極難之時，打得通時，便是好漢。余所責爾之功課，並無多事，每日習字一百，閱《通鑑》五葉，誦熟書一千字（或經書或古文、古詩，或八股試帖，從前讀書即爲熟書，總以能背誦爲止，總宜高聲朗誦），三八日作一文一詩。此課極簡，每日不過兩個時辰，即可完畢，而看、讀、寫、作四者俱全。餘則聽爾自爲主張可也。

讀書有恒，領會情趣

十二日接爾初八日稟，具悉一切。福秀之病，全在脾虧。余前信已詳言之。今聞曉岑先生峻補脾胃，似亦不甚相宜。凡五藏極虧者，皆不受峻補也。爾少時極脾虧，後用老米炒黃，熬成極醲之稀飯，服之半年，乃有轉機。爾母當尚能記憶。金陵可覓得老米否？試爲福秀一服此方。開生到已數日，元微信接到，茲有復信，並邵二世兄信。爾閱後封口交去。渠需銀兩，爾陸續交付可也。

義山集似曾批過，但所批無多。余於道光十二三四五六等年，用胭脂圈批。唯余

有丁刻《史記》、王刻韓文、小本杜詩、康刻《古文辭類纂》、震川集、山谷集首尾完畢，餘皆有始無終，故深以無恒爲憾。近年在軍中閱書，稍覺有恒，然已晚矣。故望爾等少壯時，即從有恒二字痛下工夫。然須有情韻趣味，養得生機盎然，乃可歷久不衰。若拘苦疲困，則不能真有恒也。

學問之道無窮，總以有恒爲主

前月寄信，想已接到。余蒙祖宗遺澤、祖父教訓，幸得科名，內顧無所憂，外遇無不如意，一無所解矣。所望者再得諸弟強立，同心一力，何患令名之不顯？何患家運之不興？欲別立課程，多講規條，使諸弟遵而行之，又恐諸弟習見而生厭心；欲默默而不言，又非長兄督責之道。是以往年常示諸弟以課程，近來則只教以有恒二字。所望於諸弟者，但將諸弟每月功課寫明告我，則我心大慰矣。乃諸弟每次寫信，從不將自己之業寫明，乃好言家事及京中諸事。此時家中重慶，外事又有我料理，諸弟一概不管可也。以後寫信，但將每月作詩幾首，作文幾首，看書幾卷，詳細告我，則我歡喜無量。諸弟或能爲科名中人，或能爲學問中人，其爲父母之令子一也，我之歡喜一也。慎弗以科名稍遲，而遂謂無可自力也。如霞仙今日之身分，則比等閒之秀才高矣。若

學問愈進，身分愈高，則等閒之舉人、進士又不足論矣。

學問之道無窮，而總以有恒爲主。兄往年極無恒，近年略好，而猶未純熟。自七月初一起，至今則無一日間斷。每日臨帖百字，鈔書百字，看書少亦須滿二十頁，多則不論。自七月起，至今已看過《歸震川文集》四十卷，《詩經大全》二十卷，《後漢書》百卷，皆硃筆加圈批。雖極忙，亦須了本日功課，不以昨日耽擱而今日補做，不以明日有事而今日預做。諸弟若能有恒如此，則雖四弟中等之資，亦當有所成就，況六弟、九弟上等之資乎？

明年肄業之所，不知已有定否？或在家，或在外，無不可者，謂在家不可用功，此巧於卸責者也。吾今在京，日日事務紛冗，而猶可以不間斷，況家中萬萬不及此間之紛冗乎？樹堂、筠仙自十月起，每十日作文一首，每日看書十五頁，亦極有恒。諸弟試將朱子《綱目》過筆圈點，定以有恒，不過數月即圈完矣。若看注疏，每經亦不過數月即完。切勿以家中有事而間斷看書之課，又弗以考試將近而間斷看書之課。雖走路之日，到店亦可看；考試之日，出場亦可看也。

兄日夜懸望，獨此有恒二字告諸家，伏願諸弟刻刻留心。幸甚幸甚。

學業之精，概由己定；求業之法，專一則成。

九弟歸去之後，予定剛日讀經、柔日讀史之法。讀經常懶散不沉着。讀《後漢書》，現已丹筆點過八本；雖全不記憶，而較之去年讀《前漢書》領會較深。九月十一日起同課人議，每課一文一詩，即於本日申刻用白折寫。予文、詩極爲同課人所贊賞。然予於八股絕無實學，雖感諸君獎借之殷，實則自愧愈深也。待下次折差來，可付課文數篇回家。予居家懶做考差工夫，即借此課以摩厲考具。或亦不至臨場窘迫耳。

吳竹如近日往來極密，來則作競日之談，所言皆身心國家大道理。渠言有寶蘭泉者，見道極精當平實。寶亦深知予者，彼此現尚未拜往。竹如必要予搬進城住，蓋城內鏡海先生可以師事，倭艮峰先生、寶蘭泉可以友事。師友夾持，雖懦夫亦有立志，子思、朱子言爲學譬如熬肉，先須用猛火煮，然後用漫火溫。予生平工夫全未用猛火煮過，雖略有見識，乃是從悟境得來。偶用功，亦不過優遊玩索已耳。如未沸之湯，遽用漫火溫之，將愈煮愈不熟矣。以是急思搬進城內，屏除一切，從事於克己之學。鏡海、艮峰兩先生亦勸我急搬。而城外朋友，予亦有思常見者數人，如邵蕙西、吳子序、何子貞、陳岱雲是也。

蕙西嘗言：『「與周公瑾交，如飲醇醪」，我兩人頗有此風味。』故每見輒長談不舍。子序之爲人，予至今不能定其品。然識見最大且精，嘗教我云：『用功譬若掘井，與其多掘數井而皆不及泉，何若老守一井，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乎？』從語正與予病相合，蓋予所謂掘井多而皆不及泉者也。

何子貞與予講字極相合，謂我『真知大源，斷不可暴棄』。予嘗謂天下萬事萬理皆出於乾坤二卦。即以作字論之：純以神行，大氣鼓盪，脈絡周通，潛心內轉，此乾道也；結構精巧，向背有法，修短合度，此坤道也。凡乾以坤氣言，凡坤以形質言。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即此道也。樂本於乾，禮本於坤。作字而優遊自得真力彌滿者，即樂之意也；絲絲入扣轉折合法，即禮之意也。偶與子貞言及此，子貞深以爲然，謂渠生平得力。盡於此矣。陳岱雲與吾處處痛癢相關，此九弟所知者也。

寫至此，接得家書，知四弟、六弟未得入學，悵悵然。科名有無遲早，總由前定，絲毫不能勉強。吾輩讀書，只有兩事：一者進德之事，講求乎誠正修齊之道，以圖無忝所生；一者修業之事，操習乎記誦詞章之術，以圖自衛其身。進德之事難以盡言，至於修業以衛身，吾請言之。